

有人说,蒋介石一生有“三不知”,即不知官职有多少,不知“手令”有多少,不知结拜兄弟有多少。仅就其结拜兄弟数量而言,确实没人能够考证清楚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蒋介石的大多数结拜兄弟,在他崛起于政坛并巩固统治的过程中,发挥了不小作用。

蒋介石“拜把”兄弟的人生结局



陈其美:惟蒋介石敢为其收尸

蒋介石17岁离开家乡小镇到浙江奉化县城读书,不久就与在学校任事的周淡游结拜。1907年,蒋介石东渡日本学习军事,经过周淡游介绍,认识了陈其美。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中国同盟会,并结拜为异姓兄弟。与陈其美的交际,蒋介石得以参与重大的革命活动,使才能能够很快发挥,从而得到党内同志的认同。

1916年5月18日,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的枪手所杀。当时蒋介石不在身边,慑于袁世凯的暴政,没有人敢前去认尸,陈尸三天。蒋介石闻讯后,冒着被抓砍头的危险,将陈的尸体安葬。周淡游则于1919年病逝。

张静江:吃斋念佛打发后半生

陈其美遇害后,蒋介石被孙中山

派到山东,在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代总司令许崇智手下任职,不久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和许崇智义结金兰,张静江大蒋介石10岁,许崇智大蒋5天,此后,两人都以盟兄的身份有意识地给予蒋介石各方面的照顾。

张静江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,曾因资助孙中山革命被称为“革命圣人”。他利用一切机会,助蒋逐渐登上国民党的权力顶峰。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,蒋介石和张静江在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。张静江认为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,蒋介石则想一心一意“剿共”,张静江渐渐被排挤出中央政治的核心。张静江的后半生,一直在吃斋念佛中打发时日,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。

1920年代,张静江与同为国民党元老的戴季陶在上海经营交易所时,蒋介石还与戴季陶结拜了。1949年,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,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,最终吞服安眠药自杀。

许崇智:遭排挤赋闲40年

许崇智担任过粤军总司令、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部长、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职,蒋介石曾口口声声称其为“二哥”,十分亲热。1925年8月,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刺杀后,蒋介石和汪精卫趁机合谋,以许崇智的部下涉嫌廖仲

恺案为名,将许崇智排挤出广东,从此,他淡出国民党权力中心,在蒋介石的“照顾”下赋闲40个春秋。

1939年,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日伪政府,想拉许崇智下水,并以高位为诱饵,他断然拒绝。蒋介石败退台湾后,特聘许崇智为“总统府资政”。许崇智不愿与蒋介石为伍,寓居香港。1965年1月25日,他在香港病逝,享年78岁。

张群:蒋介石唯一的终身幕僚

1927年,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,率军北伐,此后,为增强军事力量,完成“统一大业”,他与李宗仁、冯玉祥、张学良等都结拜过。蒋与李、冯、张的结拜,政治目的相当明确,一旦达到了自己的目标,这些盟兄弟的厄运就来到了。在蒋介石的盟兄弟中,与蒋介石相伴最久、最得蒋愉悦的当属张群。张群与蒋介石相识于1907年,两人一块到日本,进的是同一所学校。张群对蒋恭顺有加,从不以学友或兄弟相称,且从无主见,只是悉心领会蒋的意图,不折不扣去完成,因而官运亨通。蒋介石败退台湾后,张群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、“总统府”秘书长兼“国防会议”秘书长、国民党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,直到1972年84岁时才退休。1991年12月14日上午,张群在台北病逝,终年101岁。

(据《他们揭幕辛亥革命》、《世纪风采》)

蒋介石越级指挥贻误抗战

抗战期间,国军的指挥和协调系统紊乱,几无章法。按照军事指挥系统,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,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。一些大的战役,蒋必亲自遥控指挥,通过电报、电话,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,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,甚至直接指令到团、营一级。

1944年6月12日,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:“委员长每好亲拟电,亲笔信,或亲自电话,细碎指示,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,均为详及。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,亦乐于奉行,致责任有所诿卸,结果,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。因委员长之要求,即本部指导者,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。”

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,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,或为了卸责,遇事均请示执行,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。张治中1939年至1940年曾任侍从室主任。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有体会:“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,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,如‘中正手启’是要特别注意的,如是‘中正侍参’(侍从室主办的)也还重视,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,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。所以军令部、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,有时为求命令有效,也要用‘中正手启’名义发电。这种个人集权、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,坏处甚多,决难持久……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。”

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,却又经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。军令部副部长刘斐私下与徐永昌议论时,即认为这种状况“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,将领骄不受命,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果;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。此全系不运用组织,自毁机构能力”。

(据青岛新闻网)

蒋介石:被人力车夫打

1919年10月1日,蒋介石在居正家门前,和人力车夫发生争执,脾气暴躁的蒋介石不觉怒气勃发。居正的家人看到后赶出来和车夫理论,结果一言不合,双方打了起来。蒋介石见状,上前帮力,最后因不是车夫的对手,不但自己挨了揍,打人者还闯入居家,“毁伤器具”。

(据青岛新闻网)

蒋介石的“官场术”:一生模仿曾国藩

蒋介石很相信曾国藩相人的工夫,他曾经专门研究曾国藩用人得失,并将其用自己的识人、用人上。蒋介石一生模仿曾国藩为人做事,用人上也多用曾国藩的办法,通过小事和语言观察对方,凡是被他相中的人就能够得到重用,反之,即使有天大本领,不但不为蒋介石重用,反而为蒋介石怀疑、提防。

蒋介石建立黄埔军校的时候,就是用这种方式得来他后来最为倚重的三位大将。

陈诚身材矮小,其貌不扬,进入黄埔军校读书之后,虽然暗中下决心要创出一番事业,无奈个人条件有限,很多公开的集体活动,很少能够看到他的身影,更无法和当时的黄埔三杰:陈赓、蒋先云和贺衷寒相比,很长时间里蒋介石并不看重陈诚。

一天,蒋介石夜晚查哨,看见房间里有微弱的光,蒋介石推开门一看,只见一个士兵正点着蜡烛,借助这个微弱的光看《三民主义》,再看看陈诚,其貌虽然一般,但眉宇之中透露出一股英气,神态自然,并没有因为有人突然夺书而惊慌。一问,得知陈诚是浙江人。

第二天,蒋介石宣布陈诚为少尉

排长,令很多不看重陈的人大吃一惊。

蒋介石看到陈诚夜晚攻读,认为其精神可嘉,仪表言谈大方得体,加上又是浙江人,不提拔陈诚才是件怪事。

胡宗南原先是一个小学教师,因为争夺校长一职失败,愤而投军。但因为个头太小,被拒绝于门外,碰巧邓演达看见胡宗南据理力争,个子虽然小,但言辞激烈,条理清楚,投军热情很高,就网开一面,破格录取。胡宗南入学校后,表现平平,因为自身条件不行,很少人认识他,但胡宗南自有升迁妙计。

胡发现蒋介石是一个爱早起的人,每天天不亮准时到操场跑步,不论天气状况如何都是如此。胡决定每天要比校长更早起,到操场练操,希望能够引起蒋介石注意。果然,蒋介石每天跑步,操场都是空无一人,现在居然发现有人比他还早。蒋介石私下调阅了胡宗南的案卷,发现这也是一个浙江人,于是刻意培养。1930年中原大战的时候,胡宗南30岁就担任了蒋介石的王牌师长。

除了从小事观察人之外,蒋介石还看重一个人的气量和才识。

浙江省第一师师长陈仪向蒋介石推荐汤恩伯,蒋介石见汤之后,果然

觉得仪表不凡,随之命其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,担任大队长。汤虽然由陈推荐,又是浙江人,但不是蒋介石亲自选拔,所以开始对汤并不重视。后来陈仪点拨他,说蒋介石最喜欢《步兵操典》一书,建议他写文章以引起蒋介石重视。汤恩伯早年就以文名,写文章是拿手好戏,当即写了一篇《步兵中队操练之研究》,送蒋介石。

蒋介石看了汤的文章,觉得是一个人才,但还要考验考验他。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是张治中,蒋介石成立教导处的时候,张治中推荐汤担任教导处团长,请示蒋介石,却遭到蒋介石拒绝。蒋介石说汤不会管钱,表示对其能力没有把握。实际上是考验汤的反应,看其是否有不满情绪。

果然,几天之后,蒋介石召见汤,劈头就问:“前次文白提你做团长,我不同意,你是否有意见?”汤挺直身体回答:“军人自当报效国家,至于个人进退是委员长的事情,不是我应该问的。”

一句话说到蒋介石心坎上,于是越级提拔汤为教导处第一旅旅长,连团长这个级别都越过去了。

(据《蒋介石官场术》)